



平刚简介：

DC国际创始人 首席建筑师
长江商学院EMBA 长江高远户外徒步俱乐部秘书长

平刚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建筑系，之后在上海、新加坡、澳大利亚学习与工作。1998年在新加坡创立DC国际，遵从“自我实现与社会实现”的理想，自2002年开始在中国大陆展开从“未建成”到“建成”的建筑实践活动。

平刚及DC国际团队自2003年开始，对城市快速扩张过程中农民拆迁问题进行研究，并选择宁波进行了200ha的拆迁安置房的设计实践，其中东部新城拆迁安置区（一期）由于其优雅的设计，成功平衡及关注社会公平，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，获得2008年美国《商业周刊(Business Week)》和《建筑实录(Architecture Record)》联合颁发的“Good Design is Good Business”设计大奖。

作为生态及环保主义的倡导者，平刚提倡在重大的事件面前，必须有“在现场”的经验，对全世界讲出“中国人的眼光”。2010年4月，他联手央视科教中心，组成北极探险考察队，奔赴北冰洋，通过在海冰上生存7天徒步抵达北纬90°的方式，呼吁全球各界关注气候变化，珍爱我们自己的生存空间，并于北京时间4月16日凌晨2点成功徒步抵达北极点，亲历全球变暖及冰岛火山爆发影响下的北极，摄制了珍贵的影像资料。

图片提供：DC国际

建筑师平刚徒步探险北极点 “在现场” 践行建筑师的责任

采访/杨纯红

“北京时间2010年4月16日凌晨2点，我们成功抵达北纬90°——那可是真正的世界之巅！”DC国际创始人、首席建筑师平刚在北极探险归来时对记者说。

1909年4月6日，美国海军中校皮尔里终于到达了最后目标地——北纬89°57'。随后，人类在北极所追求的三大目标，即东北航线、西北航线和北极点都实现了。

颇具纪念性的101年后的4月6日，平刚、曲向东、谈义良、刘旋四个人再次向北极徒步迈进。他们从北京出发，沿途经过哥本哈根、奥斯陆、特罗姆瑟，先到达北纬78°的朗伊尔城安营扎寨，进行适应性户外训练，并等待良好的、可以飞行的天气；然后乘坐俄罗斯的AN-74TK100飞机到达出发的大本营——北纬89°的巴内奥营地；接着他们四人又跟随两名俄罗斯向导经历了7天的冰川徒步行进，最终抵达目的地——北纬90°的极点。

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望，想换一个角度看世界

“在走之前和走之后，很多朋友都追问我，为什么要去北极？还要在冰上徒步生存7天？”平刚谈到，探险的根本原因就是“想知道”，对未知世界的一种探寻，一种向往，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望。他认为，不管做任何事情，求知欲望、好奇心是不能小视的。“我们只是想知道那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；想体验在北极徒步的那种状态。”

采访期间，平刚还搬出了一个精致的地球仪，现场向记者指引着他们行进的路线。

“其实，当大家俯视地球仪时，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：从这个角度看，北极实际上是世界的中心，而不是我们常人所认为的世界最偏远的地方。因此，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换一个角度看世界。”平刚手抚着地球仪讲到。

“在现场” 体验“过程” 更珍贵

“我们并不是科学考察人员，也没有获得国家的科研资助，但这次北极探险

却亲身经历了全球变暖造成的后果，火山灰爆发、大量冰峰融化等都险些给我们带来生命危险。因此，我们认为在任何重大的事件面前，中国人应该有‘在现场’的经历和经验。这不仅体现了中国的腾飞，而且是中华民族具有世界责任的一种表现。”平刚说。

在那些前行者光芒的映衬下，平刚和队友举着现代化科学技术的“包袱”，借助救援直升飞机、AN-74飞机、卫星电话，似乎一切都变得清晰和可以分辨。然而事实上，他们一直都被困在暴风雪中。

按照往年的北极天气情况，4月份的北极天气应该没有那么恶劣。但平刚和队友这次最先是遭遇暴风雪，暴风雪之后是急剧的降温，接着冰岛火山爆发，然后第四天又是暴风雪。在持续48个小时的暴风雪中，他们在帐篷里的躺了30多个小时。“当时，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困境，但从俄罗斯向导紧锁的眉头来看，如果暴风雪不是48小时结束，而是更长时间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？”平刚低沉地说道。

“虽然我们看到的、拍摄到的这些景象非常美，但整个行进过程是非常危险的。”平刚一边浏览着拍摄回来的极地照片，一边告诉记者。

因为北冰洋全是冰，由于海浪和温度的变化作用，造成有些海冰与海冰之间的裂隙如同大河一样宽，深度达4000多米。平刚和队友必须不断地绕路，寻找最小的冰缝，或者冻结强度足够的冰河，跨过它们，再爬过各种高度的冰山，向北，向北，不断行进。为了减轻体重对冰面的压强，他们都是穿着雪橇走路。几乎每走一步都要使尽全身的力气。这种行走方式非常损耗体力，速度还很慢，按照直线距离的计算，当时他们的时速只能达到1~1.5km。

平刚特别指着一张他们过浮冰的照片讲到，一名队友抬起雪橇刚往前一迈，踩在这个冰上，但另一条腿被塞进冰水里。原本50cm的、可以迈过去的浮冰缝隙，突然一下子推开1米多。当时大家很想把他拽过来，但冰面很滑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。浮冰又不能承受太多人的重量，其他人也无法过去救援，



只好焦急地等待着。幸好过了一段时间，两块浮冰的缝隙宽度又缩小了，队友才得以被及时救援。整个极地徒步行进过程中，危险随时存在，那才是名副其实的“如履薄冰”。

“那时候，我们才真正发现‘人定胜天’这句豪言的欺骗性，在自然界面前，人类其实像孤傲的孩子，哭泣之后，慢慢发现，成熟其实离自己很远。”平刚感慨道。

我们每走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就要休息一次，能做的事情就是赶快坐在雪橇上，把大衣拿出来套身上，赶快吃东西，喝水。休息五到十分钟后继续走。

平刚回顾，真正站在极点的时刻，大家觉得历尽艰辛追求的目标地，实际上只是GPS示意 N90° 的终点，那种状态非常虚幻。相反地，极其困难的探险行进过程却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。一方面，徒步行进过程中，零下30多度，风很大，还要一直生活在冰上，住的帐篷也是搭在冰上的，那种寒冷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；另一方面，沿途我们也真实地体验到“世界无色”的景象，那的确是一种没有色彩、没有生命、没有温度的状态。

人对现实生活要知足，要学会“知道”

当记者问及平刚从“极地世界”回到“现实世界”后的感受时，他脱口而出，“苦都吃得差不多了，不能再抱怨了。说得再真实一点，就是人对现实的生活要知足。”

平刚谈到，在极地期间，躺床上睡一觉，如此简单的要求，在那儿简直就是一种奢求。生活被压缩到最基本的需求——活着。一个双重帐篷，外重帐篷一侧放着燃料，另一侧放着雪块；里重帐篷内睡两个人，中间是炉子，衣服全摆在周边。帐篷里炉子就是厨房，帐篷外就是厕所。生活就是被压缩到极简状态，没有额外的东西。那时如果追求太多，就是多余的、附加的，会变成行进的负担。

据了解，GPS仪器上的点只能输到89.999°，唯独90度是输不出来的，只有真正到达北极点的时候才能自动呈现出来。通过北极探险，平刚发现，原来一直追求寻找的目标点，当真正到达时，那个点仅仅呈现在仪器上，是那么的虚无。

“行走改变生活，知道改变命运。其实，我们并不是一定要 go 去追寻什么，要去证明什么，或者看透一切！因为在人们周围，有太多朋友热衷于看透的‘智慧’，而在我看来，所谓‘看透’只是逃避社会责任感的一种理由。相反，我们应该‘知道’，学会‘知道’，更应知道尊严、权利和自由从来不是被赐予的，知道人类不能逃避成长的责任。”平刚一针见血地总结他们的北极探险历程。

“建筑师的责任在于修补好城市的背景”

谈及“责任”二字，平刚的话锋很快转到建筑师本身，他明确指出，当前大部分建筑师是作为“背景建筑师”工作的，做的项目主要是城市的背景。因此，把现有的城市背景踏实地修补好，就是我们建筑师应该履行的责任。

平刚认为，建筑师不管能力大小，最基本的职业诉求就是多做些正品，这一点对于城市发展很有意义。记者了解到，平刚及DC国际整个团队都特别关注生态及绿色建筑；关注中国建筑“态度的问题”而不是“高度的问题”，提倡在合理增量成本下的“可实现”，并建设大规模的“绿色基础”，目前正在实施的46ha的宁波湾头社区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拆迁安置房绿色建筑。

此外，DC国际的设计研究领域涵盖公共建筑、居住社区、城市规划等多种类型，众多项目得到中国及世界范围的高度认可。例如，广西柳工集团总部入选美国纽约建筑周；慈城中学项目入选第69届美国NSBA国际教育建筑展；2009年，DC国际还被《设计新潮》评为中国“长三角地区最具潜力公司”。